

慎子序

博士家談九流則曰法者慎到申不害韓
非之類也夫申韓之議法刻矣若到則豈
可以法家例哉今觀其書言稱堯舜行述
仲尼慨然思挽戰國于三代而當世莫之
宗也故不得已自放於文章以舒其雋異
豪偉之氣特所學未粹不免任其性之所
偏而于聖賢大學之道或相背馳者時有
之耳若律以蘇張縱橫之習楊墨詭僻之



慎子前序
教則猶冰炭之不相入也不高出于諸賢
之表歟本

朝希古方先生評品百家獨於慎子稱之
不置謂其言與孔孟契合其所得於此書
之旨者深矣予家舊有刻本闕畧頗多邇
門人慎宇勲以是編見正意甚玩之試爲
條次定爲內外篇蓋悲到之不遇而幸其
言猶存也嗚呼使是書大行于世則理道
可明風俗可一三代之治可幾矣豈獨文

詞之工學者所當誦法已哉

萬曆己卯春三月

賜進士及第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太
倉荊石王錫爵序

慎子序

天下之道盡之於聖人而聖人之道集大成於孔子然謂之仲尼集道之大成則可謂仲尼之外而老聃慎到莊周列禦寇之言皆不足取則非知道者譬之璧乎仲尼無瑕諸子特有瑕耳而不害其爲璧也譬之山乎仲尼泰山諸子則山之小者而不害其爲山也嘗讀慎子而有感焉慎子其初戰國策士之雄也晚年遍歷四方所得

益富而其學漸純其爲書也屏去僞妄剪
削枝葉稷下能言者如淳于髡田駢之徒
皆非所及惜其生不逢時未得爲孔子徒
也使從顏閔之後親炙仲尼之風其所造
就奚止是哉世之人廼徇一偏之見指爲
法家棄而不講不知太始以降巧僞日多
舍法孰與禁之惟用法而本之以德斯善
言法耳孔子曰爲政以德政即法也慎子
之言惡夫不善用法者而作也亦論道者

所不廢故孟子與自許知言一時曲學之
士排斥殆盡闕楊墨小儀衍而於慎子獨
以仁以義望之司馬遷作孟子列傳則首
附慎到皆有取爾也學者之於慎子舍其
小疵而用其醇可也槩摘其疵而棄之是
世無仲尼道終不可明矣仲尼之前禹拜
善言舜察邇言所拜所察者豈皆仲尼之
徒而當其身適周問禮老氏之學亦豈有
富于夫子者哉故苟得於道則聖人可爲

仲尼可企老聃莊周慎到之言足以爲吾
用而不足以爲吾累無得於道雖日取六
經語孟置之坐右而號於人曰我誦法孔
子其不爲斲輪之所笑而孔子之所棄者
幾希 萬曆戊寅十月旣望吳興雲臺慎
懋賞序

慎子傳

明吳人慎懋賞撰

雲臺子曰開闢以來天清地寧民安物阜
孰尸而孰運焉德以主之而法以翊之也
世無法度人心之欲橫縱肆發其誰與禁
之皆欲相雄長而耻卑下皆欲啗富貴而
羞貧賤皆欲享逸豫而憚奔走欲熾則心
迷心迷則爭起爭起則交相賊害天地何
以位萬物何以育倫紀何以明故曰治天

慎子傳
下不可無法度也法者整齊斯民而平天下之要道慎到專言法吾有取焉

慎到者趙之邯鄲人也其先居魯昌平鄉東富者數世矣有慎清者奢侈驕佚魯定公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殺大夫亂政者少正郊與聞國政懼而謀曰孔子爲政必誅敗禮者我之爲首必矣踰境而徙於趙焉清之子生到到博識彊記於學無所不究自孔子之卒七十子之徒散

游列國或爲卿相或友教士大夫故卜子夏館於西河吳起段干木慎到之徒受業於其門及門弟子者甚衆到與孟軻同時皆通五經軻長于詩到長於易齊威宣王時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者流七十六人命曰列大夫爲立館稷山之下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議論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是以齊稷下學士多至數百千人到仕

楚爲楚襄王傳襄王之爲太子也常質於齊及其歸也齊王求東地五百里廼得歸不與不得歸襄王退而就慎子計慎子令朝群臣而皆獻策焉上柱國子良曰不與則不信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也王勿與臣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臣請西索救於秦王謂慎子曰寡人誰用三子之計慎子曰王皆用之廼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

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試東地復全過魯魯平公慕其爲人時魏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潛王出亡平公欲乘亂割齊岱以南爲已屬乃拜慎子爲上將軍將伍百乘以往孟子自齊歸止於魯謂慎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

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
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
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慎子悅其言辭於
平公而去之是時蘇秦張儀者工縱橫之
學以惑亂黔首欲以一人之辨反覆山東
之人主人主又不務大道而任私智慎
子知其道之不行也迺與其徒許犯環淵
田繁之屬退老于邯鄲之上著書八千言
其大要本道而不離乎情任法而還責於

主雖見窮擯而不黜其志非談天雕龍支
離其說者比也故其後世子孫傳而習之
率而行之若慎溫其慎知禮慎從古慎鏞
慎鉞慎伯筠慎德秀者皆植節一時樹勲
當世而到之學得不廢焉嗟乎孟子有言
曰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六國破滅豈
兵不利戰不勝哉見慎子之賢而不能舉
也無賢則國從之勿可救已然則賢才之
用舍果人主操之耶抑氣運使然耶余讀

慎子書蓋深爲六國惜云

慎子考

按史記慎到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慎子
四十二篇隋書經籍志慎子十卷唐志慎
子十卷滕輔註子鈔慎子一卷崇文總目
慎子二卷三十七篇今纔數篇闕畧頗多
予走四方自書肆以及士大夫藏書之家
索之勤矣全書卒不可得故爲輯其可知
者而其不可考者闕焉以俟博洽君子
萬曆戊寅十月既望吳興雲臺慎懋賞志

慎子評語

明吳人慎懋賞編輯

荀卿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
 無見於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齊
 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誦而無信則貴賤
 不分有齊而無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無有作惡遵王也卿戰國人
 莊周曰彭蒙田駢慎到聞墨子之風而悅
 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首曰天能覆之而
 包之而不能地能載之而首曰天能覆之而
 不可故曰慎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
 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

慎子評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汰於物以為道
鄰傷之者為謬
也縱脫無行而
與物宛轉舍是
不知前轉舍是
而若飄風之還
離於物無靜已
之笑之而已無
人之理適得怪
與笑之曰慎到
人之理適得怪
與笑之曰慎到
人之理適得怪
與笑之曰慎到
人之理適得怪

周戰國人

劉晝曰法者慎
惡俾順軌度以
廢義專任刑法
風俗刻薄嚴而
少恩也晝

漢人

韓嬰曰夫當世
存者則范魏牟
墨翟宋鉞鄆柝
皆不足合大道
各有故言之皆
有理足以欺惑
衆愚交亂

鄒嬰漢人常山太傅

司馬遷曰自騶
亂之徒各著書
司馬遷曰騶衍
淵之徒七十六
治而議論是以
齊稷下學士復
盛且數百

遷漢人太史令

之徒各著書言
亂之徒各著書
司馬遷曰騶衍
淵之徒七十六
治而議論是以
齊稷下學士復
盛且數百

千人前人

司馬遷曰慎到趙人學黃老田駢接予齊人環淵

序其精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前人

張湛曰同列于老莊慎到韓非淮南子多稱

其湛東晉人光祿勳

楊倞曰談說者以慎墨蘇張為宗 倞唐人

大理評事

楊倞曰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

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

韓曰先申韓申前人

周敦頤曰稷下能言者慎到最為屏去縲

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

王政者能敦頤宋人轉運判官

蘇軾曰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

一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軾宋

翰林院學士

朱熹曰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

楊為熹宋人待制侍講

真平

朱熹曰後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

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故皆喜立論

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老聃莊周楊朱墨

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

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

從所適前人

陳淵曰慎子趙人慎到撰按莊周荀卿皆

史記列傳今中興館閣書目乃曰劉陽人

不相涉蓋據書目淵宋人監察御史

方孝孺曰稱世以慎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

者非若彼天下以深為刻也天子不猶儒者

為輕之意乎其謂役人不得踰時不猶不違

農時之意乎舍已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

方以不求於人而躬道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

君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

曲學而流于卑陋孝孺明人建文時翰林

院侍讀學士

薛應旂曰慎子趙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

之風而悅之稍以禁攻寢兵應旂明人提

學副使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

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

慎子

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孟子荀卿傳

附淳于髡慎到騶奭其論贊或專或兼無

也定體維騏明人

鄭曉曰滑釐即慎到墨子弟子善用兵嘗

楚冠著慎子四十六篇與宋鉏同時孟子

獨舉齊魯初封言者以魯伐齊而取南陽

齊益不足魯益有餘非復太公周公之舊

疆山南曰陽岱山之南曰南陽在齊之南

魯之曉明人禮部尚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慎子內篇

戰國趙人慎到撰

明吳人慎懋賞解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天而何明無私照地有

財不憂人之貧地之利足以養聖人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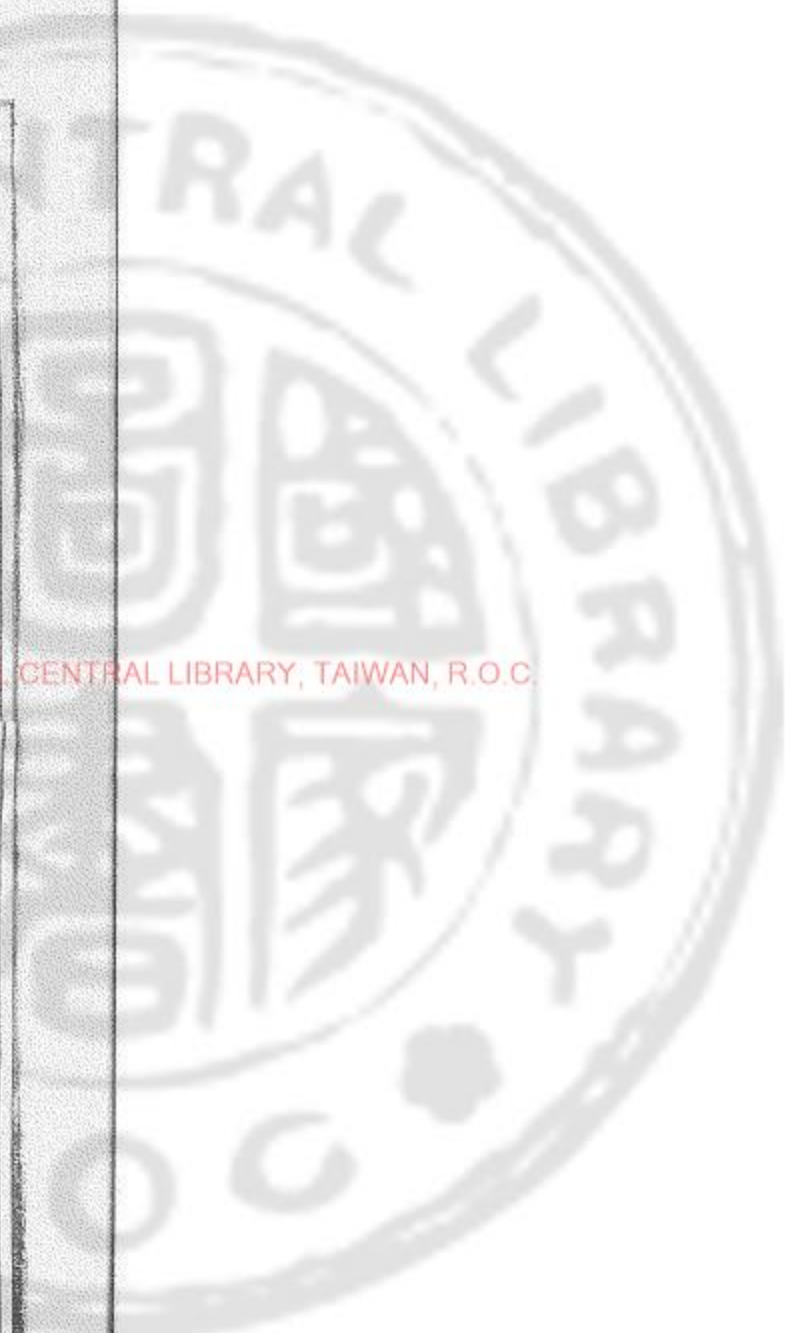
不憂人之危也聖人輔世長民之德足天

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

事也明在于天開闢戶牖以受地雖不憂

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財出於地也地伐木刈草以致聖人雖不憂人富者人也地何所事之有

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必取已安焉則

聖人無事也德在聖人準其法而治比於下則風俗醇和四境無虞而

百姓自安其生矣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

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

有安百姓之心其或自底不類而已害者不得為民以除其害也非為已而害人

也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

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

也則聖人無事聖人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而與之耳非以征誅取

之而非使人也百姓之於聖人則養之以安已非使之養一已而不為民也上下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而天

下平是以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

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

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以其工

事可常以其專也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

巧也言有常事也觀工有常而事集則官人者可類推矣今

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繚繆

也差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官不

足以任其事雖教何補官所以明道古者

理事無官則衆職廢而道理匱矣

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而尊貴之非

以利其身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

以爲天下也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無天子之貴天下無由而理

也即治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

天子也以一人治天下非一人立國君以爲國

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

以爲官長也官長宰庶官者也立之使衆職無舉非徒盛其任使也

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所以一人心也立法

以一人人心雖有不善民亦惧法而不敢越也夫投鈞以分財投

策以分馬非鈞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

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

願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

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

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言能立法

則人安於美惡而無願外之心正猶鈞明策無私人自信之如著契而不疑也

君動事分理由慧定昷分財由法行德制

中由禮君必聰明智慧而後能理天下之

事財者民所共趨法令既一則無爭鬪之患禮無過不及者也由故欲不得

乎禮則德教制度自無不中

干時必於農隙愛不得犯法當官而行貴不得踰親

祿不得踰位慧不得無官工不得無事以

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

羨財羨猶餘也用法之善則人安于法上

也之賞下下之事上各當其則而不過

天道因則大因百姓情遂自然化則細化

從我非物所樂其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

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

用言人情莫不有欲為上者拂其性而是

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志而強臣之不

厚祿者不與入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

上不取用焉則上不遂其欲為之情矣故用人

之自為情順其不用人之為我拂其情也則莫不

可得而用矣人之樂為此之謂因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

情即理也賢愚不同自然之大君者太上

也以太上者無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

而皆上之用也民之賢能不同而是以大

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

焉君子小人皆資于用也是故必執於方以求于人

故所求者無一足也方類也人君執已見以求備則所求者無

一足也大君者不擇其下故足賢愚皆備不

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容

故多下君子易事人皆樂從也多下謂之太上其下多故

在上者大也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官百

之屬各有司存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

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

之正道然也人臣分任其事則人君無為而享成功治道之正者也

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自矜其能也則是

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

好為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

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君察察以為明則臣將救過之不暇

矣孰敢與之爭能秦皇漢宣是也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

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

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瞻矣不瞻者一

限雖有所被其善易窮也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

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
 人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
 臣不事事也所謂君任勞是君臣易位也
 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
 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
 可不察也任人則治自任則亂治亂
 立天子不使諸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
分定矣自不取立正妻不使群妻疑
擬于天子也立正妻不使群妻疑
漢之王莽臣立正妻不使群妻疑
疑于君也

驪姬妾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
于妻也立嫡子不使庶孽疑
卓子孽疑疑則兩動分不定則疑起兩動
于嫡也疑則兩動動者國有二君也動
 兩則爭勢無兩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
獨也紀必相賊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
政出多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權在恃
 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
家無嫡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
子也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
 宗而無不危家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

慎子 內篇

五

鬼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堯且
屈力而况眾人乎積鬼在市行者不顧非
不欲鬼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
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並后匹
嫡兩政

偶國亂
之本也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

心出從君心出者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

多無窮賞不由法雖賞當其受罰雖當望

輕無已罪罰不由法雖罰當其君舍法以心

裁輕重則同功殊賞賞不當同罪殊罰矣

罰不當怨之所由生也不以功罪為賞罰

則不公矣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鈞

非以策鈞為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

分馬以策分田以鈞非鈞策之智有過於

人以鈞策之法出于公而無怨也法者治

天下之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

法循法斷事法之所以加各以分蒙賞罰

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賞

循其法而不出一人之意則不僭
不濫而民志定矣太和之治也

飛龍乘雲騰虵遊霧飛龍乘雲水虵乘霧物必有所乘而勢始

也大雲罷霧霽而龍虵與蝻螳同矣則失其

所乘也故賢人而屈於不肖者則權輕位

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

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

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

足慕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雖仲尼至聖不敢自尊况其他乎夫弩

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乘風而上則高身不肖而

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

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

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屈

賢者也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法者天下

之公愛者一人之私愛多則不公故法不立威者上之柄所以禁下威寡則權弛矣

故侵上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

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

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

甚於無君君所以任賢賢所以佐君立君而尊賢則尊有二上而政出多

門國必至于亂矣尊賢非尊位重祿之尊權與主並之謂也故有道之

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

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虐戲神農教而不誅渾噩之世無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順事無及至三王隨時制法

各適其用隨時制法施故治國無其法則

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時有升降一定有法

而行私謂之不法法者公也行私則以力

役法者百姓也百姓畏法故以死守法者

有司也治而百姓安也以道變法者君長

也隨時變法而不失其道人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殷紂失

諫之剖心而死其後申生孝而不能安晉

武王伐之國隨以亡申生孝而不能安晉

晉獻公得驪姬生奚齊欲殺太子是皆有

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

父以聽之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

生聖君之下有替賤而後見舜之孝有紂而後見文王之忠遇之所遭

聖人不得已也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

兵遁軍識之類也

市人可驅

而戰

則三畧曰人主深曉中畧能御將統衆則有兵遁者雖驅市人而戰無不勝也

也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兵起非可以私忿也見其非可以勝則與

見其不可勝則止不敢

明主之征也誅其

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戰

者憚驚之也

憚驚微戒之也

明主之征也猶時雨

也至則民悅矣

富之勝貧強之勝弱衆之勝寡安之勝危

必也

必然也

然而貧生于富弱生于強寡

生于衆危生于安

富而不知節則貧生焉強而不知輯則弱生焉

衆而不知和則寡生焉安而不戒則危生焉君子知其所由生而所以保其常勝者不

豫矣

詩往志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往猶昔也

書往

誥也

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明天下情故曰誥

春秋往事也

百

四十二年至于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

備焉昔宓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
爲之彖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
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仲尼之學易
也沒身而已

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
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
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
失其所欲富衆治也得其所惡貧寡亂也是其故何

也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

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厚盛也賢良之士

寡則國家之治薄薄削也故大人之務將在

於衆賢而已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

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

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

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

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

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

得而衆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
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
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
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
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
賢者也欲其事之成如國欲富民欲
衆政欲治也故可
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
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
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蚤朝

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
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歛關市山林澤
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
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菽
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當是時以
德就列列位也以官服事盡職所當
爲之事也以勞殿
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
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
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

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
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
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冑罔之中授
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
之臣莫不敬懼而施施不敢驕矜也雖在農與工
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尚意者意欲為賢良也故
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
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患不生則由
得士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

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
至于治國家則不使賢者能者在于側則
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
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
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
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
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
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第鄉里居處
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

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
 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
 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強故雖昔
 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
 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
 小物而不明大物也物猶務也
 廟廊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
 之腋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行也非一
 人之力也故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

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
 是以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
 道群臣輻湊人主不用一已之耳目智力而任天下之賢則法公而上
令下究下情上達矣故曰賢才衆而君德成
 離朱之明離朱黃帝臣善視察毫末於百步之外
 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
 勢難覩也故用賞貴信用罰貴必賞信罰
 必于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
 陰化矣賞罰者治天下之法也人主賞罰所及者少而賞罰所不及者多故

能信賞必罰則賞一人而千萬人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矣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

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三者執得

其要故人不能欺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

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

非得蹠躄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

國之安危在於政湯武與桀紂之民一也在湯武則治在桀紂則

亂非民之善惡不同上之政治使然也

民富則治易民貧則治難民富則重家重

家則安鄉有所繫安鄉則敬上畏罪敬上

畏罪則易治也貧則輕家輕家則危鄉無所

顧忌也危鄉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

也故為國之道在富民而已矣昔七十九

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

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于國依剛而不可不

用者兵也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

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宄

而不可不畜者財也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

趨奔走富貴之途也

而不知止

者富貴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

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耻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矣是故明王知其然操二柄以馭之二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

釐髮辨矣

禹雖大智無權衡則不能察多寡况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不以

法制豈能悉其情偽也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

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

天下治

孔子謂子卜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也卜

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

則魚譬君

水譬則民也魚失水則死水失魚不失其爲水也君失民則亡民無君不失其爲民

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故愛赤子者不慢其保絕

險者不慢其御爲天下者不慢其民

不慢其保

則保者盡心不慢其御則御者盡力不慢其民則天下率服

環淵問曰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

何以備之慎子曰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

少人多非其人也故土多發政以漕四

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務輸山林非

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

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麇不郊以成鳥

獸之長凡土地之間者皆可裁之以爲民

利言土地所宜悉長育之耳是魚鼈歸其泉

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非其有言必流亡也戒之哉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愚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君子耻不脩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衛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

天地大矣不誠不能化萬物聖人知矣不誠不能化萬民父子親矣不誠則踈君臣尊矣不誠則卑

與天下于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為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于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為汚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克腹知以身取節者取節者如孟子所謂性也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

志矣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

賢不肖之禮也貴賤之禮君尊臣卑也無賢不肖之禮者朝廷序爵

雖有賢智不能踰位以自尊也故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

之所以生禮為大非禮無以辨君臣

小人以耳目導心聖人以心導耳目導引也

人以耳目之欲汨其心孟子所謂養其小者為小人也聖人養其大體則耳目之小體皆不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聲色不溺則德極于精微而不露耳目不蔽則

聰明出于自然而不暴
聖人之所異於小人也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踈族聚

家貧則兄弟離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

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山不能與海爭

水者勢也賤之不能與貴爭貧之不能與富爭公之不能與王爭亦勢也知其勢之在人安其分之在我則人各得其所而天下平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勞力者治於人勞心者治人治人

於人者食於人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

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

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

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

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

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

用吾言行必脩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

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賢猶愈也

許犯問於子慎子曰法安所生何所自起也子

慎子曰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

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茨防即今黃河

之埽決塞者塞河之決也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

水不學之於禹也法可制而不必有學之所因猶水可塞而不必學之

也禹

慎子仕楚為太子傳楚襄王為太子時質

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閔王而歸齊王

隘之隘即許之也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

不予子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

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

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

齊王致命歸誠之言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

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

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東地

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

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

反主墳墓復群臣復復見歸社稷也以東

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求地為之柰何子

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

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也佛鬱曰何謂也

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實也
 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
 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
 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
 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
 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太司
 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
 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
 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且與死生地存則生失地死之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
 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齊王謂子良
 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如何子良曰臣
 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
 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
 萬臨齊尤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
 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
也蓋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
 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

全斑彪曰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慎子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

晉五臣其舅犯歟

慎子仕魯魯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

孟子與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

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

上也用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使也戰也慎子勃然不悅曰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之地方

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

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

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

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

有王者作則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必在所損矣

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

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鄒忌以鼓琴見齊王齊王善之鄒忌子曰

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霸王之事宜

王大悅舍之右室與語三日拜以為相稷

下先生皆輕忌以謂設以辭不能及淳于

髡慎到田駢接予環淵相與往見鄒忌子

淳于髡慎到之屬禮倨鄒忌之禮卑謂鄒

忌子曰善說哉竊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

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

亡

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昌

騶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

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

田

駢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

方穿

豨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

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事左右環淵曰弓膠昔乾所

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䟽罅

昔久舊也幹弓幹也

作弓之法以膠被昔乾而納諸繫中是猶

以勢令人合也膠乾可以勢暫合而久亦

真

卷

七

不能常傳合於疏罅縫以言人臣自宜
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
請自附於
萬人也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

萬民接予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犬羊之

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

人其間慎到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

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較者較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等說畢

趨出至門而面其友曰是人者吾輩語之

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

久矣居期年封以邳號曰成侯

鄭同北見趙王慎子侍趙王曰子南方之

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

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

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

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

下之徂喜也此徂詐者臣故意大王不好

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

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

不喜臣曰王之待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百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危也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禦守備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

矣趙王顧謂慎子曰寡人之慮不及此也請謹奉教

內篇直音

明吳人慎懋賞考訂

聃

音貪又音南

邛

音舍

鄆

音單

髡

音坤

潛

信

讀作伸

畸

音計

汰

音太

譏

音辱

髡

音係耻也

輓

音遠

鉞

音堅

枿

音析

奘

音失

倮

音諒

川

音義

地

音毒

蟪

音引

螳

音蟻

倮

音倚也

也

網

處

音伏

躄

音脚

葆

音保

旃

音旣

豨

音喜

罅

音音

邳

音皮

颺

音陽

帑

音所

鹿

音子

績

音組

績

音績

蟬

音又

邳

音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明萬曆柒年巳卯春正月丙寅刻成于
武康縣颺文塢慎氏耕芝館中



慎子外篇

戰國趙人慎到撰
明吳人慎懋賞解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

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

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

怨也結留口無煩言也煩多故車馬不疲弊於

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

戎無天下清寧少事故車旗豪傑不著名於

圖書不錄功於盤盂所謂英雄無記年之

牒空虛無事可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

於安

行高者人妬之權重者主疑之祿厚者人

怨之夫行益高者意益下權益重者心益

小祿益厚者施益溥修此三者人不怨故

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也

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之水歸之聖人

謙卑清靜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

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

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

飄風暴雨不終日山谷不能湏臾盈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何得以貴今修文學習法令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

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圍風寒

邊四傍也

圍隔障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

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

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芟芟草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作誨著爲教令也爲衣服之法冬服緝緼之

衣輕且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待不然者防未然也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

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衣服之適體如此而猶以爲未足也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輕煖輕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

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噐小國累十噐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錫饘錫味變也饘飯

傷熱也 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
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
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飲食不
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
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
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
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
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
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

利皆已具而舟車之堅利若此必厚作歛於
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
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
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
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
姦褻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
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
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

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
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
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
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
行蓄女有節不至
淫縱而敗紀也于故民無怨宮無拘女
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
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
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
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

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
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以淫佚也
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
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
而肌膚和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上好智而
無道則天下大亂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醜類也溺于其利則無惡傷
其類之心故附不可不慎也

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好賢之心誠則讒談利辭無所問人必先疑也而

後之猶諸築室之趾固則飄風凌雨不能

傾也植木之根深則繁霜苦雪不能摧

環淵問曰士之或窮或達何歟窮達以子道言

慎子曰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

于達故窮之者所以達之也而達之者所

以窮之也窮而修其行者通之機也達而喪其守者病之原也孟子曰士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足之行也升高難就卑易水之流也難於

上易於下人之情亦猶是也循天理則日進於高明猶

之升高也循人欲則日流於污下猶之就卑也天理難行人欲易溺學者勉之

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

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孟子曰人

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

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

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于所私

故也

而小人之情常致謹於人所共見之地而放失於隱微幽暗之中是以君子

必慎其獨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

也

比屋可封故賢者無以自見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

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士不修行故賢者得

以自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由不能櫛奔風沐驟雨愁其五臟以爲天下役不受而逝去往見巢父父曰子若處高岍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非吾友也又以讓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卷曰昔唐氏

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
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
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
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
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
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
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禹

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
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首無髮股無
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
之勞也於是負妻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
返也夫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
於他物乎老氏曰輕天下即神無惟不以累細萬物即心不惑
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子思曰能
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世之人主以
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

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主
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
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數子皆
有安世
之才特愛身之念
重故不屑爲也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
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
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隋侯珠之重也哉故
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
迫生勉強
而生也
孟子與說齊宣王而不說謂慎子曰今日

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
爲善乎慎子曰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
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與曰夫電雷之
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
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慎子曰夫聲
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
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與曰不用賢削

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旋焉

日經千里王畿千里取像於日蓋立表遠寸則為地一千里以此法定之

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躍東井而去極

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躍南斗而去極遠

則晝短而夜長春秋二分日臨於卯酉星

昴宿則跨赤道晝夜平分而中停月如銀

丸受日之光夕月與日處一半常光既望之

全向於地半邊之暗全向於天至晦朔則與日同經半邊之光向於天暗向於地矣

月魄承日故明為所蔽而日食晦朔之際日月同度

乃相凌掩或數日有暗虛故陰為所射而

月食虛月食必在望蓋月與日正相向有暗

勝陰然陰若承順則不至相蔽而食也日之行也舒晝夜行

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三度日月所

會是謂食日月同度謂之合朔一歲凡十

星之類方會則月魄復甦而為朔矣日盈而月

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

古曆以九百四十一分為一日月不及日

分合為四百九十九分姑以正月二十九

日半弦言之正當三十日午正則已過其

日中分故後中而朔而月朔大又以正月
所餘四百四十一分積至二月三十日子
正後當半弦則其中分的遠故先中而舒
朔而月朔小或大小併見兩月皆可推舒
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日春分月皆東井
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以相與為
周天為四分蓋近一分遠三分爾相與為
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
謂之晦復行二日而與日會周天之周天
以歲計月以朔計應紀木星一年一周天
而先天惟太白金星水辰星常附於日速二
十八宿日之所經為黃道陸乃春之日道

自斗至壁為北陸乃冬之日道自奎至參
為西陸乃秋之日道自井至軫為南陸乃
夏之日道此東西南北為橫絡天腹中分
四正即天之子午卯酉也
二極者為赤道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
有也亦由天之三百六十五度而一界強謂
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界強謂
謂之度以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界強謂
謂之月行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
道謂之黑道黃道之南謂之赤道黃道之北
謂之白道黃道之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
月之合散分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
其合散分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
位而巳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
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日行三百六十度
為實有九道甚可怪也

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為五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於日其不足者六日月行遇木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其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番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番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至五度多至三十度北齊向子信侯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者其前必有感自相弊耳 若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二日積而成月則置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為閏七是謂一章則餘分盡矣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

三十八分為一時積六分而晝夜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也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為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為六氣故六陰六陽為十二氣二氣而為三四氣之中每一氣則有三應故又分而為三候是為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四時為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中和之氣在其中四萬二千里已上為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為陰位冬至之候陽發于地一氣上升七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

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也六氣而陽極陽位故氣熱而爲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則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也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爲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爲太和相因而爲氤相盪而爲氲以此施生化之功此

變化之所以兆也

氣之擘歛而有質者爲陰舒散而有氣者爲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爲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六合而爲風風行太虛旋轉不已陽與陰夾持則磨風行太虛旋轉不已輒有光而爲電陰與陽相應故電纔放雷已震光急而雷聲俱急光聲俱緩而雷聲俱陽氣正升爲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爲雨陰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颺而爲雲和氣散則爲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爲戾氣

霍瞳

雨過寒而凝為霰霰得風而裂則六出陰數也

陰干於陽而

氣薄不能以揜日則虹見

虹者日與雨交歛然成質乃陰

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隨日而暎故朝西而暮東現

陽伏於陰而氣

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

盛夏煮水百沸密實于缶急投重泉

則冰結亦此類也

月星布氣陰感之則肅而為霜

陽感之則液而為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

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冰

隆寒而水泉有氣者

蓋以陰

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為雪陰

縱而陽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霰交

擊陽褻而陰乘之也

冬冬出天南風則必雪雷

然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

晞陰附於陽故能闢而受以為水

坎中滿故能受

水陽附於陰故能直而施以為火

離中虛故能施

明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凝於天一無

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地

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為雲雨湛而在地

為淵泉求於石則擊之而光發求於木則

鑽之而烟飛天地初分惟水與火土之所

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為山天氣初開水之渣滓始雖融軟

後漸堅實今登高而望群山有水之所赴類波濤起伏者乃其勢自然爾

其勢蓄洩則流而為川山氣暮合而為風

水氣朝降而為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

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崑崙墟在西北去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之祖也嵩山據地

之中而南鶩水入於龍門以東水入於海

黃河帶其前華嶽峙其西泰山竦其左淮南諸山倚之兩山

並驅其中必有水水隨猶血不離骨也兩

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故氣虛而散如沃焦

釜天地如洪爐何物不銷爍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地間蓋造化自然而生氣非屈

者復能伸也猶之水沃往者既消水折必釜中則水自銷爍也

復來者復息而雲蒸雨降水流東極其應於

月者為潮蓋日為陽精陰之所依月為陰

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陰依於陽月近於日故

月行疾而潮應大朔望之行謂下上弦月非近朔望

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為陽中陰

生於午而晝潮大而感陽也秋為陰中陽

生於子而夜潮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地之至數也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北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之覺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

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未如輕玩之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藺相如既困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僕已摩其頂拍其肩矣藐視之懼伏之也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無與匹也然到聞之赤城之山有石

真子

外篇

九

梁五仞焉徑尺而龜背下臨不測之谷縣
泉沃之苔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野人
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喑喑稱羨也
或謂之曰是梁也人不能越而若能也盍
還而復之野人立而睨焉足搖搖而不舉
目旋旋而莫之能矚先生之說秦王也是
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故過巴峽而不慄
未嘗驚于水也視狴犴而不惴未嘗中於
法也使先生還而復之則無餘以教到

子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莊周曰毛

嬙西施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衣以皮褐俱則見者走

易以玄楊則行者皆止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慎子曰春以煦
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所
止哉

環淵問養性子慎子曰天有盈虛人有屯
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
也慎以畏爲本土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

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
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
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
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
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
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辨之
極者知辨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
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是以老子曰曲

則全

曲已從衆不自枉則直

枉屈已而伸

也

窪則盈地窪下德歸之也

弊則新弊自受

後已先人天下少則得則受取少多則惑

財多者惑於所守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

學多者惑於所聞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法武也聖人守一乃知萬

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

泐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

成其高聖人不讓負薪之言故能廣其智

昔者黃帝立明堂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

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

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也湯有
總街之廷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宮賢
者進也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
勿止也若夫高居而遠望深視而簡聽譬
之天高而不可極川深而不可測則臣下
閉口左右結舌大賊乃發

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柰不肖何也所
以使智無柰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
道勝則名不彰

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
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
同也故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
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哉盜跖曰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
日而已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
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非

慎子 外篇
文十
通道者也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
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辨者不得越法
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
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
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
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
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許犯曰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
聞乎子慎子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
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
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
命冢宰而後道而出以遷廟之主行載於
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
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
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
高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

侯有功德者

土地墾闢
養老尊賢

則發爵賜服以順

陽義無功者

遺老失賢
上荒民淫

則削黜貶退以順

陰義命史采民詩謚以觀其風命市納賈

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

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遂南巡

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

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

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

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

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

雀性好淫名飲噐爲爵所以爲飲戒也鳩

食多噎刻老人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鵲

行不良借其字爲鳥履之鳥所以爲行戒

也鷺性耿介畫其形於衣所以爲節訓也

飾鼎以饗饗貪之戒也飾簠簋以龜廉之

勸也

墨翟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

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

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處於後與婦人數百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炎帝之別號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

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

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和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

鍾曰黃制十二筒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其雄鳴爲六鷓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
合黃鍾之宮六律六呂皆可以生之故曰
黃鍾之宮律呂之本

田繫問曰仲尼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何也子慎子曰始吾未
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
知死之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
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

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
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

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
白雲師曠所奏之琴神物爲下降

者清角也登千仞之谿臨商聲也蟻眩之岸不足以
滑其和目眩滑亂和適也夫如是身可以

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墨翟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
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
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

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
 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
 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
 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
 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心者五臟之主也制使四肢流行血氣馳
 騁是非之境出入百事之門
 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
 拯饑者與之徑寸之珠孰若一簞之食拯

溺者與之方尺之玉孰若一葉之匏貴賤
 無常時使之然也

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不知門之

要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門之要在外

富貴而禮人人無有不敬富貴而愛人人
 無有不親

鷲鳥之擊也甲飛歛翼猛獸之搏也弭耳
 俯伏

古者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

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
牙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

法不獨為口腹也辨水之法圓折有珠方折有玉清水有黃金龍

淵有玉英汾水濛濁而宜菽雜水輕利而宜禾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雜水輕利而宜禾

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宜五穀也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為鳥為魚

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

為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

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

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

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

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

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

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

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

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

盡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闔也門皆不踰闕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胡不自安其母歎曰使僮子備官魯其亡乎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墨翟言於公輸子

日子之爲離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
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
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翟王使使至於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
臺高廣美麗無匹也楚王曰翟國亦有此
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剪綵椽不刻猶以
爲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怍

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
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

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
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
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
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榮啓期者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
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
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
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
吾既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

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率群臣刻璧爲書東沉洛水言天命傳舜之意

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

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天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

柰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鄉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仲尼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率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賢不肖人得矣



傳補

錄傳中不能盡

明吳人慎懋賞編輯

慎清

周敬王時人

劉見孔子家語荀子劉

向新序

慎到

周赧王十七年仕魯

見孟子戰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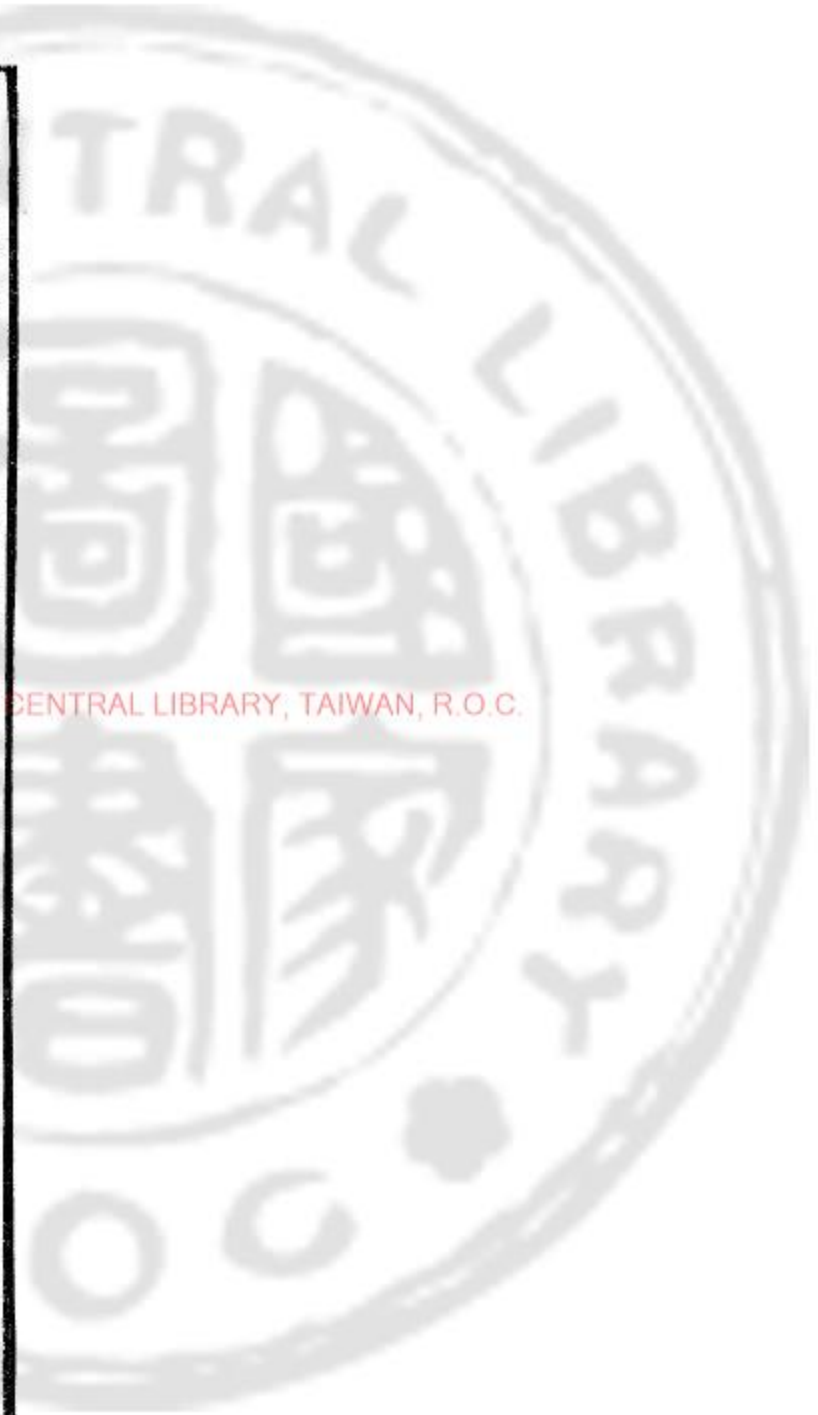
史記列傳經籍考文獻通考山東通志

慎温其

有詞學初事吳越都統軍錢仁俊

俊為亂收温其使證之擢為國官誅昭悅釋

仁帥府判官子慎知禮終見大明一統志



衢州府志

慎知禮 年十八獻書吳越王錢俶補掌書
度守鄉郡累官鴻臚卿知興元府時母年
八十餘懇求歸養退處十年緡紳稱其孝
知禮自幼至白首歲讀五經一周一見
卷必正襟危坐未嘗少懈子慎從吉開

大明一統志衢州府志

慎從吉 朱真宗朝為右庶子歷官太子詹
事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臨事敏
速勤心公家天禧中以光祿卿致仕從吉
喜為詩有警語子孫登仕者甚衆第進士
升朝者見大明一統志衢州府志

慎鏞 宋仁宗景祐元年由禮部郎中秘閣
校理出知湖州府本年六月視事首

恤窮民擊豪強不法者數十人民愛且憚
之奉詔與胡瑗較定鍾律瑗深器之特蛟
蛭化為白衣女子蠱惑居民鏞夜出親往
踪跡見其出沒一故井中遂築土塞井民
患廼息三年聞范仲淹歐陽修之貶上書
救之罷職將歸愛吳興山川風俗欣然卜
居長見湖州舊志宋史循吏傳

慎釞 宋仁宗康定初知建昌軍治尚大體
明而不苛威惠並行民咸戴之時呂

夷簡執政所用多私人移書切見大明一
責夷簡夷簡大怒屢加貶黜

統志宋史

慎伯筠 字東美長於詩貢至京師就試禮
部見棘闈嚴甚曰此非所以待天

下士也拂衣歸嘗待潮錢塘江沙對月獨
飲吟嘯自若翰林學士顧臨遇之就伯筠

尊對酌酒盡各散去伯鈞不問子敦亦不
與語其傲逸類如此宋仁宗嘉祐間年三
十八名益盛樞密使韓琦薦之同林和靖
俱至京師一日遇鬢紒道人傾蓋如舊談
論累日人莫能解自是以詩曰世網不
有詩集王逢原贈以詩曰世網不掛士如
絲大不及取小綴之日宜乎能始誰播一
脚倒踏青雲歸前日才破卵驚出老硬無
張萬誇和雷公峭句不姿媚天骨老硬無
皮或老筆不肯屈鐵鎖急縛蛟龍僵少年
倚氣狂不羈虎旁插翼向日飛欲將獨立
跨萬世笑誚李白為顛兒四天無壁才可
家醉膽憤癢遣酒拏欲偷北斗酌竭海力可
拔太華塵鯨牙世儒口軟聲如蠅好於壯
士為忌爭我獨父仰願得見浩歌不敢兒
女聲亦可見何氏語林衢州府志

慎德秀字希元本姓慎避國諱去心從真
潛心理學宋寧宗慶元五年已未登魯從
龍榜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召試入館嘉定
六年癸酉遷起居舍人上書請絕金人歲
弊時史彌遠方以爵舍人上書請絕金人歲
劉燾曰吾徒須急引退使廟堂知世有不
為徒官之徒須急引退使廟堂知世有不
運副使建明道書院設教一本於二程由
是士知講學時金人遷教漸有南窺江漢
之謀德秀深憂之於驛途附奏群臣感
怠傲不異政宣者十事語意剴切上為感
動後歷官泉潭諸州皆有惠政十七年自
潭州還以中書舍人兼侍讀復進禮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理宗寶慶元年史彌遠殺
濟王竑于湖州德秀極言其寃至謂此處
處置未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御史梁
象則陛下不及舜遠甚既而監察御史梁

成落受彌遠旨與莫澤李知孝相繼擊之
 遂有三十九卷語門人曰此君為治之門
 如郡平初知者執此以聘者儒月臨講席以
 州郡民之秀者召還為翰林學士天下唯
 教郡民之秀者召還為翰林學士天下唯
 治亂存亡之義上為發讀大學得失與盛衰
 接納將舉國聽政之二年正月知貢舉三月
 五月甲辰卒遺表聞上震悼輒朝贈銀青
 光祿大夫謚文忠學士稱為西山先生又
 著文章正宗二卷成化間道正統初詔
 從祀孔子廟庭
 見文獻通考大明一統志金陵新志八閩
 通志廣德州志

慎蒙字子正長于懷挾文籍者嘆曰試禮
 倫矣非盛世所宜有也繼同閩人陳謹射
 策矣非盛世所宜有也繼同閩人陳謹射
 福建漳浦僻處山海巨盜出沒烟波伏林叢
 者悉設法捕至不踰年以次削平邑多豪
 右負險踰制搏擊之不少貸暇即進諸士
 殿最而拔其尤如林紹林梓副使効能卓然
 自見而紹之直言敢諫以梓副使効能卓然
 總督咸服得之忠梓之廉愷梯歷數郡而
 民心咸服得之忠梓之廉愷梯歷數郡而
 臺郡者數十人皆能疏會所舉繼而懷挾
 天子召拜南臺御史首下其禮部是
 太濫人削籍者凡十有八下其禮部是
 科舉善制胡宗憲恃功驕恣征求無
 清故所勸之弗改也曰吾可順友而虐
 節移書勸之弗改也曰吾可順友而虐

民耶即日章數其困民之失廷議允
之捐提編上若干萬東南之民始有廷議
之想總督父事故相嚴嵩且倭夷入寇總
督撫符東南操百萬兵掌握間入天子
倚為右臂四省文武將吏自大方伯都指
揮而下總制皆得繩以軍法自謂莫敢誰
何公首疏抗論者喘喘震息曰為真御史
柰何不思職時所以去之未幾大朝遂以
巧中解職餘姚孫陞為少宗伯倡言曰事
大朝罷京官非祖宗法獨持不率府部暨
曹長貳白之于祖朝公度欲不朝曰徒諸
宰相怒無益顧公等正色立矣朝勉事激
別之言曰都門一首江別對酒難為情倦
投林急浮雲出岫輕高人原辟世仙尉更
遜名歸釣意也左方伯徐中行祝壽公辭
復求用之意也左方伯徐中行祝壽公辭

曰先生以漳浦令而分宜公臺御史數抗論
權貴直聲震天下何中者相繼以乃復以
且戮盡而先職高卧五湖之上猶泰山喬
嶽巋然獨存聲施不朽孰謂天道無知哉
不佞竊附同聲之雅乃賦長詩一章稱壽
并見當世殷鑒云爾舊臣寥廓一鴻鱗終
載雲霞照獨醒強項縱堪蒙漢法批鱗終
自重朝廷殿中諫草留霜色海上桃花
識歲星督眼艾蕭風雨盡南臺列柏至今
青觀二詩則公之為公不可知哉公性嗜
泉石學者因稱山之泉先生所著公性嗜
編宋陳將軍集南臺奏稿宋荆公摘粹皇
明文則名軍集南臺奏稿宋荆公摘粹皇
明文則名軍集南臺奏稿宋荆公摘粹皇
錄壯丹譜齊山志慎氏家乘

真
傳
專
甫

慎子後序

覺軒子曰夫人寄形宇宙得造化之大完者則爲至人而凡稟清竒玄邃之資者莫不自異故其著爲文詞皆能闡道德之精發性命之秘可以貫金石蹈水火走蛇龍而攝神鬼古人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豈易言哉門人慎宇勲氏名懋賞號雲臺淵博嗜古所負甚竒讀書颺文塢中颺文塢一名驛安山在武康縣

西北八里玉竇諸泉之所自出慎子築館讀書其中閱慎到名法諸

篇心竊賞焉惜其闕畧頗多乃廣探百家
爲之彙正予縱觀其文純正不雜如鬻熊
雄深竒古如老聃高曠無埃如列禦寇恍
恍惚莫之端倪如孫武子十三篇譬之
夜光吳鈎光怪百出非稟清竒玄邃之資
者孰能與是昔孟子與同於諸子宋儒始
表章之慎子列諸子中宇勲氏特闡揚之
其皆得之驪黃牝牡之外者與夫由慎子
以至于今二千有餘歲矣知之者代不乏

人而深知篤好如宇勲氏者則不多得寧
知非到之精英不泯而托神於宇勲以廣
其傳者乎或者天將大行其道于斯世而
默有以主張之者乎異日閱到之文者可
以語性命可以理國家可以神變化非宇
勲不能成到之大也宇勲之功亦偉矣哉
萬曆戊寅冬十二月
賜進士出身吏科左給事姑蘇湯聘尹序

外篇直音

明吳人慎懋賞考訂

疵音資 紕音青 深音幹 緞音赤 鄒音青 絺音葛 絺音痴 細音細 綌音乞

也音葛 煥音暖 錫音溢 饒音意 衰音邪 匏音袍 藝音意 繼音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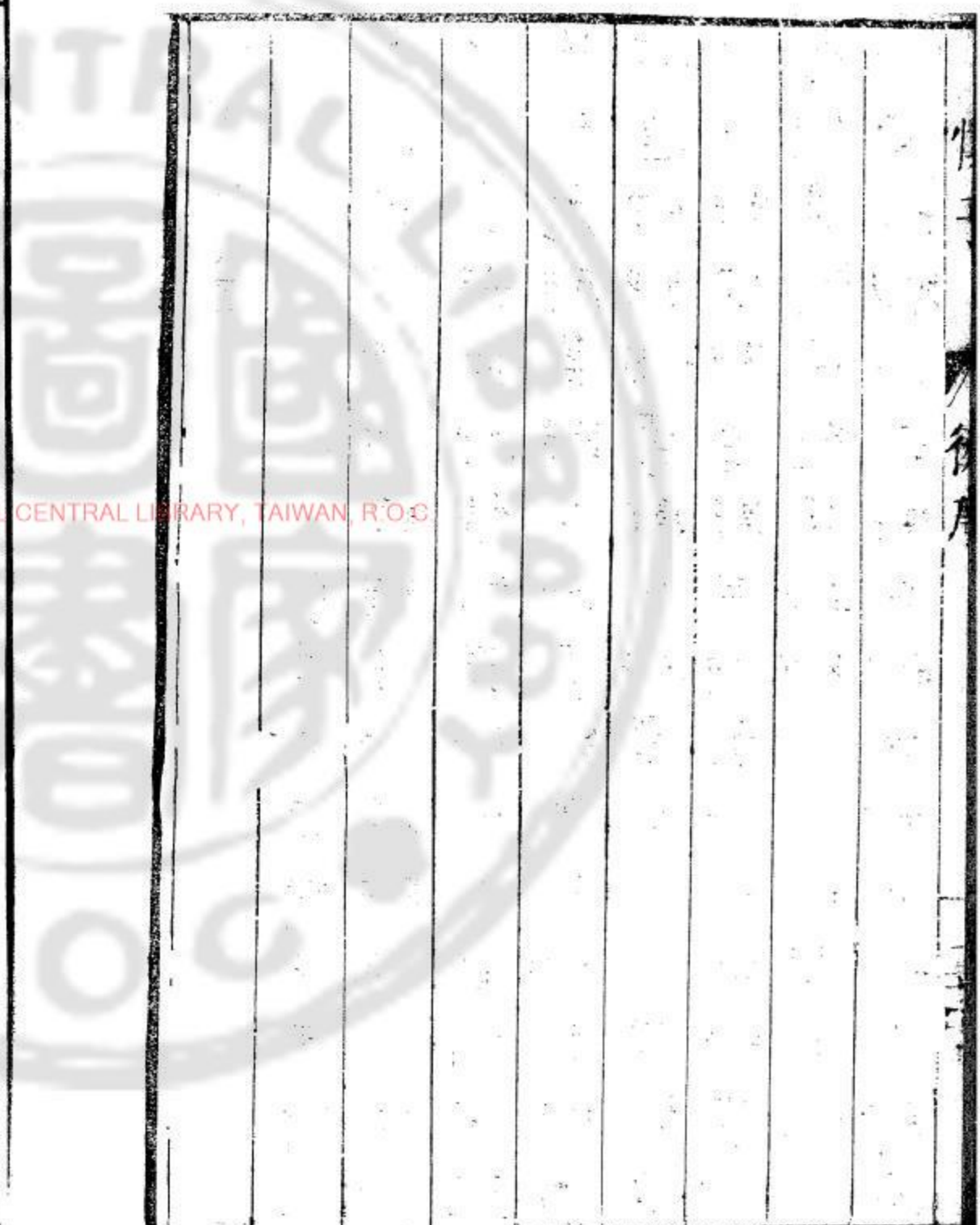
翳音意 甦音蘇 氤音因 昱音温 氲音賓 擎音束 軋音押 霍音押

埋音埋 瞠音而 意音陰 霰音線 缶音否 擊音治 滓音止 鶩音務 狴音埋

俾音俾 犴音寒 襴音簡 噎音葉 烏音習 驚音入 水音別 立音冬 饗音切

饗音店 簋音軌 闕音燕 琰音有 演音玉 媛音元 闕音委 歎音出

出音出 輶音音 賸音又 鎬音號 闕音勘 璠音煩 傲音出 蜃音甚 髻音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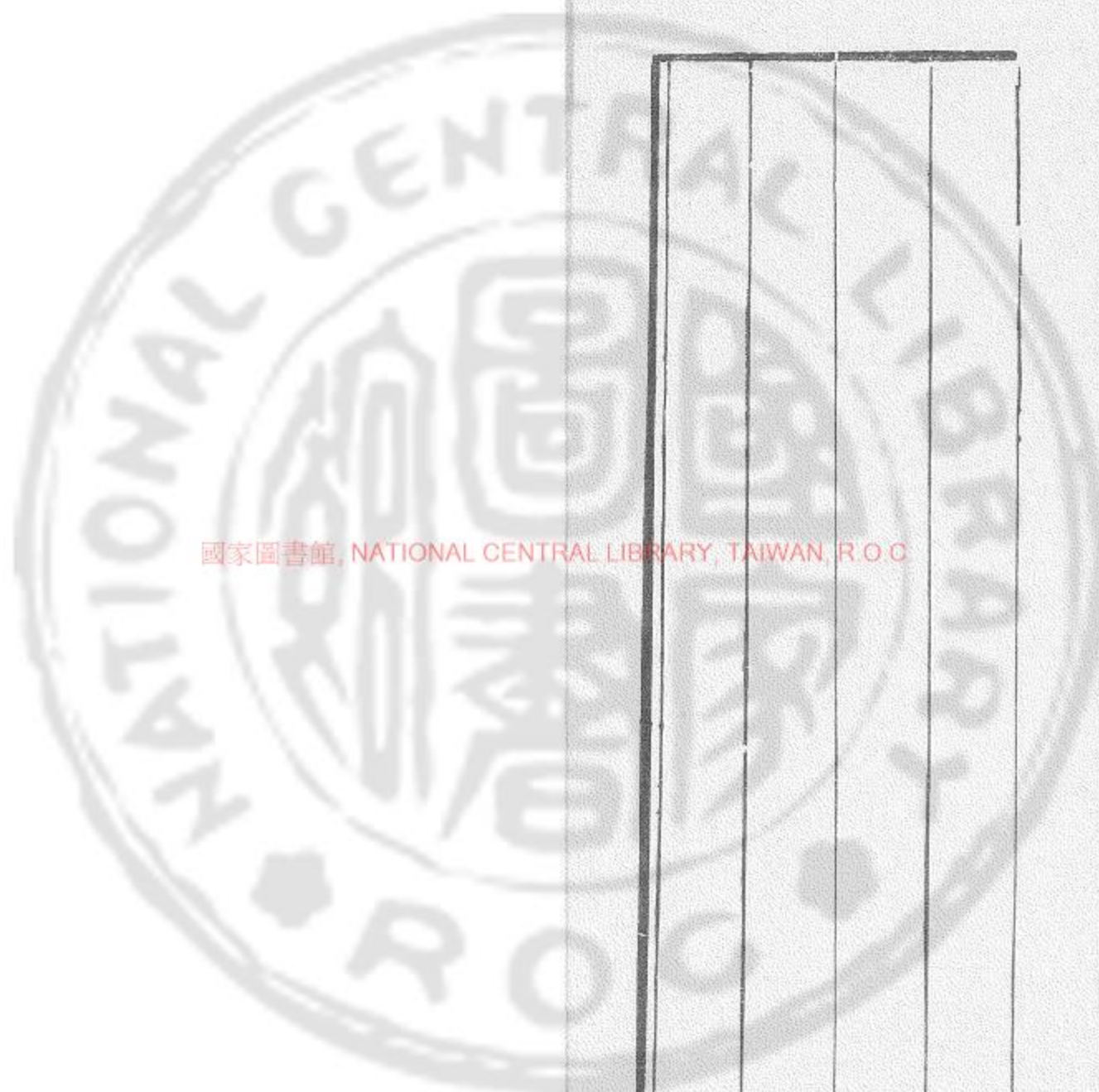


麻音約音搯音以音髮音紒音介音係音又音凋音揚音塵音死音殺音人音遂音遂音嬭音

墻音俱音疑音不音氣音徐音窳音不音漚音池音

大明萬曆柒年巳卯春二月丁卯刻成于

武康縣颺文塢慎氏耕芝館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